春融堂集

青浦　王　昶　德甫

行狀二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謚文成

阿公行狀

曾祖雅爾泰　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晉贈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曾祖妣瓜爾佳氏陳氏皆　誥贈一品太夫人晉贈一品公太夫人

祖阿思哈　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晉贈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祖妣葛氏誥贈一品太夫人晉贈一品公太夫人

父阿克敦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　誥授光祿大夫謚文

勤晉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妣宜爾根覺羅氏那拉氏皆　誥封一品夫人晉贈一品公太夫人生妣韓氏　誥贈一品公太夫人

本籍滿洲正藍旗人　賜入正白旗今為正白旗人

公名阿桂字廣庭一字雲巖姓章佳氏生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三日幼而沈靜端重性警敏好讀書就傅以後聞人說史事即了了能記其大略雍正十年入學十二年補廩生明年選拔貢生乾隆元年副榜貢生以父勤公侍郎蔭生在大理寺寺正學習三年鄉試中式明年補兵部主事又明年遷員外郎八年擢郎中直軍機處調戶部顏料庫十年調銀庫尋以事降調吏部員外郎十三年小金川土司郎卡侵擾鄰境大學士訥公親督師進討兵部尚書班公第繼往軍營奏請

以公參軍事明年納公得罪提督岳公鍾琪并劾公逮至刑
部治罪時文勤公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高宗純皇帝念其年老無次子得釋明年復爲吏部員外郎
尋遷郎中十七年出爲江西按察使公奏爲用法貴乎明慎
決獄專忌淹留
上嘉許飭部從之未幾　召補內閣侍讀學士復遷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　王師累征之而
未能滅文勤公奉　命往與噶爾丹策凌議分地界禁侵犯
邊鄙寧謐者幾二十年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
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弒而篡之而巴
圖爾琿台吉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
復因和碩特拉藏汗之孫阿睦爾撒納討篡奪其位部落大

亂所屬昂吉鏡淩伍巴什等率其家屬詣嘉峪關來降
上以侮亡取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兵撫勦適
阿睦爾撒納與瓦達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救達瓦齊孤
立無助竄往回部爲回人擒獻
上召阿睦爾撒納至熱河　行在封親王使往主故地已而
復召之至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逆賊率衆北走將入俄羅斯
上命公赴北路軍營至烏里雅蘇臺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
王成衮扎布隨機搜討成衮扎布係額駙超勇親王策棱之
子爲諸蒙古盟長
上所最倚重者成衮扎布奏公遇事奮勉七月令辦臺站事
務而文勤公已得目疾以二十年七月請解任二十一年正
月薨公奔喪回京七月仍以內閣學士　命同成衮扎布辦

理軍務閏九月授爲參贊大臣十二月駐劄科卜多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二十二年因成袞扎布赴巴里坤　命公代其任由烏里雅蘇臺辦事十月赴科卜多辦事二十三年聞舍楞掠據臺站官兵失利乃與策布登扎布合兵追勦及聞竄入俄羅斯乃止八月補授工部侍郎領索倫兵千名往塔爾巴哈臺駐劄是年準噶爾平十一月　命與副將軍富公德追捕準夷餘賊初回酋大小和卓木爲準噶爾所拘及將軍兆公惠定伊犂使還回部至是兆公遣使定其貢賦回酋執而留之並戕害參贊大臣三公泰　詔命公同富公進兵合勦回衆迎拒於阿爾楚爾時賊衆甚盛橫亘數里官軍方力鬭未分勝負公親率勇銳數百人由山麓繞出其右衝擊之賊遂潰亂二十四年八月回部各城遂以次克捷十二月

公奏在阿克蘇辦理安撫各事宜明年還伊犁伊犁自土爾
扈特部竄入俄羅斯後其黨伏林莽者尚衆
上念西域既平其地方二萬餘里若不令官兵分駐[illegible]伏戎
必出而復據其地否則亦恐為俄羅斯兼并則邊患終不能
久安乃　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如何分兵駐守諸大臣皆
謂地方遼遠沙漠俱多舊時準夷馬匹羊羣消耗殆盡難以
為駐守計公獨上言伊犁為西域適中之地幅員廣闊尚能
悉心籌計從容布置可冀有成查守邊以駐兵為先駐兵以
軍食為要臣來往軍營詢問此間地勢情形伊犁海努克及
固勒扎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
食可以漸充臣謹請以屯田事宜列款上　聞一請增派回
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

馬駝

上以勇往任事降 旨嘉奬各如所議行公因言回人嫻於耕種非似準夷專於游牧者可比使以屯田爲業而以舊有軍營官兵其調征日久及疲弱者遣歸內地但留到營未久之兵協同回人種地則荒蕪漸次可闢又酌分舊有馬疋分設臺站以通文書摺奏往來又酌計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犂先爲兵丁口食又請於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技藝者悉改發伊犂以供應用

上皆善之且派各大員協同辦理於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又以回人所送馬疋令官兵等陸續先行而準夷餘黨亦遣大臣侍衞分路勦撫分別安插遂率兵開屯至秋豐稔收糧皆倍兵食以足乃復奏一伊犂種地回人當會滿足千數一

駐防滿洲索倫察哈爾兵種地之綠旗兵當增益駐劄一駐劄兵丁數目當定準遵行辦理一設立城守營定準地方一預備種地兵丁馬匹一伊犁山川土穀之神請定祀典一伊犁兵丁日多錢糧日廣請於烏嚕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管理收放事務俱　允行於是伊犁規模大定

上諭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八圖像於紫光閣公居第十七

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元耶律文正王爲比也二十六年三月授內大臣七月補工部尚書在議政處行走復補授鑲藍旗漢軍都統二十七年正月奏新疆約束章程公私兩利之處一甲缺宜均齊也一錢糧宜畫一也一員缺宜變通也一產業宜均分也一攜眷兵丁量給養贍也

亦得 旨允行時伊犁添移阿克蘇種地回人千餘又準部餘夷由哈薩克諸處投歸者亦皆給地耕種哈薩克郎古大宛產馬高大以內地綢疋易之牧廠蕃息商賈林集乃選工陶埴建二城一綏定城城四門東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義集北曰寧漢一安遠城城四門東曰景旭南曰薰會西曰環瀛北曰歸極民居兵房以次分列規制一如內地而哈薩克越境遊牧者悉驅逐之數千里地來往晏然 詔給騎都尉世職並令還京供職詢問方畧且以均勞逸而以明公瑞代之及至京授軍機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尋 命審歸化城都統法啓案件又查勘霸州文安等處水利所奏皆當上意六月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升隸正白旗七月補授正紅旗滿洲都統晉太子太保二十九年金川郎卡復與鄰封

戕殺聞
上以公舊在四川軍營熟悉情形因 命總督阿爾泰進京
公署其任相機籌辦公覆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郭卡互
相攻擊正如鼠鬭穴中本屬外番常有之事體察機宜不必
急於辦理
上以爲然飭阿爾泰回任公回京仍任工部尚書三十年
上幸江浙 命留京辦事閏二月烏什回人賴穆黑圖拉作
亂令公馳赴 行在請訓前往伊犁
上復傳諭以賊人恃其城堅糧足敢行抗拒官兵不必徒事
攻擊惟嚴防要隘俟其自斃明公瑞軍其北公軍其南作長
圍以環之且絕水道賊衆惶懼九月其衆擒賴穆黑圖拉以
獻公與明公誅首惡而貸其餘奏入

上以覽縱太甚交部議處而　令永公貴爲伊犁將軍公駐
劄雅爾三十二年三月補授伊犁將軍是時緬酋懵駮以兵
逼脅內地土司總督劉藻楊應琚不能辦因　命明公率兵
進勦三十三年二月明公軍至猛育糧盡戰沒於是大學士
傅公恒請自督軍
上乃授爲經畧而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果毅公阿里袞
及公爲副將軍三月　召至京四月授兵部尚書六月總督
雲貴兼副將軍十月抵永昌時署總督阿公里袞已先赴戛
鳩公往會於騰越州即於途中接印任事三十四年二月經
畧自京起行先有　旨以本年大舉深入公專任副將軍以
明德代爲總督四月經畧至軍議分三路進兵經畧出萬仞
關由大金江西路從猛拱暮酋至老官屯西岸阿公里袞率

舟師由水路下老官屯公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七月出關九月舟成舟師遂出江而經略亦至公逆知賊之必迎拒也先以兵伏江滸之甘立寨屆時賊果從猛戛拒戰寨兵出犄擊之墜其三舟我舟師喜譟寨兵應之鼓角齊振賊皆披靡潰散殲其頭目賓哑得諾拽舟中得旗幟器物數百件舟師遂出江抵西岸合攻老官屯緬兵守禦堅甚時官兵多病瘴自副將軍阿公里袞下都統提督總兵等官實有死亡經略亦病奏聞

上命撤兵而懵駁亦以甘立寨之敗大懼乞降遣大頭目十四人請議事公遣副都統明公亮等議責以此後永不得擾邊境還內地之官民在緬境者越六年一貢其頭目惶恐遵約遂撤兵歸永昌十二月經略起程還京除日有　旨令赴

雲南省城借經略總督議沿邊善後事并合計頻年軍需用數三十五年二月兼管鑲紅旗漢軍都統三月　命赴騰越以待緬人入貢是時明德陞爲巡撫代以彰寶使守備蘇爾相往緬責其入貢遲慢情駁所之公上言緬人部落在猛暮木邦猛密三土司外偏師不可深入宜休息數年爲大舉計上以連年用兵恐他省備辦糧馬一時竭蹶且不直以拘留蘇爾相故輕議大舉降　旨切責於是部議革職　命以內大臣管副將軍事明年以溫公福爲定邊副將軍革公職留軍營効力初阿爾泰之總督四川也議合綽斯甲布等九土司環攻金川有能得其地者即以畀之而諸土司散漫不相通謀又有陰與金川通者久而無功時郎卡已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侵佔鄂什狘日之地阿爾泰因循失

措有　旨令溫公移師討之溫公以公兩使四川熟邊事請借以行十二月至金川軍營攻巴郎拉克之遂授四川提督與溫公分道進攻三十七年阿爾泰因運糧遲延罷職桂公林以戶部侍郎代之并領其衆正月使副將薛琮率三千人從墨龍溝間道進攻會天雨雪賊兵絕其後路兵潰散薛琮死之阿爾泰因以此劾桂公

上令兵部尚書福公隆安來讞其獄　命公爲內大臣統南路官兵南路山勢斬絕策次達河之翁古爾壟山尤險峻而溪南布勒山頂有賊壘與達河互相犄角攻五閱月弗能下十一月溪水消落乃派兵之蹻捷者偕士兵半夜渡溪攀援直上布勒躍入卡出其不意盡殲其衆而北岸官兵直攻翁古爾壟賊方出拒布勒官兵復以飛礮擊賊賊遂潰因分

兵南北岸夾起而進直至美諾之南山僧格桑逃占古而溫
公西路之兵亦至小金川遂平捷聞
上命爲定邊左副將軍由南路戶部侍郎豐公昇額亦爲副
將軍由北路與將軍溫公福分兵三路進攻金川溫公由西
路之空喀豐公由北路之凱立葉而公攻喇穆山梁以三十
八年正月朔半夜由大雪中進發速得當功噶爾拉各碉其
餘攻之未下是月仍授禮部尚書四月晉太子少保而索諾
木誘小金川降番掩襲空喀後路斷登春糧道時溫公在木
果木兵潰溫公陣亡小金川之地復皆爲賊據美諾等相繼
被陷公聞信先使五岱率兵救之不及乃派兵凡西南兩後
路小金川降番皆收其軍械毀其碉寨悉調來營以絕其嚮
應時賊已得志將斷當功噶爾拉後路毎夜從高下峽而軍

心鎮定且副都統奎林副將劉輝祖參將劉倖皆悉力拒戰每日夜十數合殺賊頗衆賊人料不能動而所得木果木各營米糧財帛甚多莫有戰志於是求撤兵

上亦命公整師而出另籌進勦遂授公定邊將軍於七月由當功噶爾拉親爲斷後退駐達河是時

上添派京城健鋭火器營吉林黑龍江伊犁厄魯特等兵五千名　命以　國初愛星阿所佩定西將軍印授之公仍統西路之兵南路則屬明亮北路則屬豐昇額皆爲定邊副將軍而舒公常以參贊大臣至金川河西日傍山攻擊牽綴公由南路至成都尋至鄂克什軍營至九月各兵俱集議先收復小金川公集諸將問計宜先攻何處諸將或以爲宜由南山或以爲宜從中路未定獨番人木塔爾謂此兩路皆去年

進攻日久之地賊知其險要必益力守禦恐徒延時日無益
北山直瓏噶山雖峻而山之西南即美諾山之西北即古
若派兵先攻中路之碉卡以殺其勢而別派勇幹大臣上北
山直下美諾則已出中路賊人碉卡之後勢必望風奔潰即
可以得美諾公熟思久之深以爲然遂定計以十一月十一
日派兵由中南兩路進兵賊方悉力堅拒而派登北山之兵
已入其巔頂之從山西下中南兩路之賊知將襲美諾各驚
散去於是復美諾收占古凡七日而小金川全復奏入
上嘉其迅速　賜詩褒美三十九年正月十日五更冒大雪
由當功噶爾拉進兵抵喇穆喇穆左右山粱南北遥亘上列
八碉極峻險堅固番人守禦亦倍於他所至二月克羅博瓦
山粱晉太子太保六月克色淜普山粱七月克達爾圖布達

什諾喇穆喇穆日則了口等處八月克該布達什諾等處賊酋僧格桑死於金川番人獻其尸是時官兵在金川河北望宜喜日傍東面山勢險易一一可見而明亮同舒常在山西駐兵日久尚無進取之計公乃指畫形勢遣海蘭察率兵往助之由是宜喜之兵亦逾山而東盡克各碉與南山之兵相望豐公昇額駐扎凱立葉者亦阨險不得進自宜喜既克公復遣兵往助豐公於是北路官兵亦逾險下至於河濱九月克默格爾山梁十一月克過格魯古了口十二月克日爾八當等寨奏入　賞戴雙眼花翎補授御前大臣四十年正月克康薩爾等處二月克甲爾納堆布卓各碉四月克甲索得楞山梁五月克下巴木通等山梁六月克遜克爾宗山梁七月克章噶等處八月克勒烏圍勒烏圍在刮爾厓北與索諾

木官寨互爲犄角故其寨亦高大堅實官軍用大礮毀其碉⿰犭壽賊更穴地死守至是乃盡克之進兵至刮爾厓之上尚有餘碉未下而聞索諾木之母先往河西將收集餘衆合力抗拒公乃遴選精兵閒道下山直至河邊於是其母與索諾木音信斷絕進退不知所出公乃使人及降番等往諭之其母遂偕官兵詣軍營公居以別帳俾作書招索諾木時官兵四面合圍索諾木官寨晝夜用大礮轟摧索諾木窘迫既得其母書乃於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率其妻妹及各頭人至營乞降請命金川全境至是俱平

上遣副都統椿林齎　詔至營封公爲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賜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先是軍營屢次報捷

上知大功必成　賜公扇且畫蘭於上題以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且　製詩以　賜蓋兩金川之平
定實
廟算早決其機宜也於是遣大臣侍衛分次獻俘且安置降
番於各寨請設副將同知分駐其地以資約束撫綏定以四
月班師回京
上飭禮兵二部議行郊勞禮築臺於良鄉之黃新莊四月二
十六日公至良鄉
上遣　誠親王及大學士舒公赫德　賜公及將軍參贊將
佐等膳次日至黃新莊　駕幸勞臺公等用軍服甲胄櫜鞬
入行抱見禮一　如兆公惠自回部凱旋故事禮畢入京又次
日　賜宴瀛臺紫光閣　賜紫韁及四開禊袍仍授軍機大

臣又繪功臣五十人象於紫光閣公爲第一復　賜贊云西
師參贊經歷多年茲爲巨擘掄掌兵權誠而有謀英斷特剸
集衆出奇成勳克蕆五月　隨幸熱河　命留京辦事八月
公六十生辰
上賜崇勳耆慶匾額及　御製詩篇如意等物爲壽先是公
在金川時緬酋遣人來議入貢事總督械至京師下獄至是
部臣請以索諾木母子弟兄及其頭目正法
上命撤緬使赴西市觀行刑且告之故緬使等驚怖欲絶因
命械至雲南令其歸諭緬酋以震動之明年正月遂遣公
赴雲南臨邊示以禍福緬酋乃先以蘇爾相送歸未幾緬甸
內亂互相戕殺又十餘年而新立酋長孟隕遣使具表恭祝
八旬

聖壽頫此後十年一貢南徼永寧亦公先贊有以贊之也是年四月大學士舒公薨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四十四年河決儀封蘭陽等處日久未塞

上命公往視公謝以不諳河務

上曰如卿豈有不能者乃馳至儀封與總河巡撫及舊河臣詢訪河狀及現在堵築開引河立攔壩之法且進道府丞倅而詰其潰決之由鑲裹之術即老兵宿弁亦朝夕咨訪再三體察故凡水沙土之性靡不明如觀火乃集料聚夫晝夜堵塞每下埽掃公皆親自臨之然海口自雲梯關稍稍淤墊下流不暢則上流多潰溢屢築屢開至次年三月堤工始集四十五年正月兼充翰林院掌院學士 日講起居注官五月回京辦事十二月 命勘浙江海塘工程奏請修魚鱗石

塘與渠堰並建以資永久四十六年二月　命辦巡撫王亶
望案件事畢復順道勘高堰等一路河工是時蘭州逆回蘇
四十三作亂
上命大學士和公珅督勦稍失利乃　命公督師四月至蘭
州賊衆數千人據華林山死守公四面設圍絶其水道賊旅
抗拒皆殲戮之遂獲賊首等解京師皆寘之於法適甘肅令
監生納粟以實邊儲年久虧缺日多
上命公往按事畢復勘河堤工時河復決青龍岡買公督辦
而令公子侍衛阿彌達祭告河源明年六月河始合龍九月
浙江巡撫陳輝祖與藩司盛柱互訐公往讞其獄四十八年
二月復勘河南蘭陽十二堡堤工回京管理戶部刑部事務
四十九年五月甘肅鹽茶廳回子張阿渾作亂渡河而南破

隆德靜寧進圍伏羌總督李公侍堯尾追不及
上遣海公蘭察福公康安等帥師往勦復 命公贊之至則
敗賊於底店進圍石峯堡阿渾等窮蹙乞降械送京師除夕
事平敘功 予輕車都尉世職八月復 命督河南睢州堤
工三月工竣五十年舉千叟宴奉厄上 壽領班入宴 賜
詩以寵之六月 命閱視黃淮清口情形十月回京 賜御
元錫瑞區額五十一年四月再勘清口堤工八月公壽七十
復 賜平格延祺匾額及 御製對聯九月按浙江平陽縣
黃梅匿徵之案十月回京總理兵部事務五十二年七月復
勘睢州堤工適臺灣奸民林爽文戕官爲亂
上以公素諳軍旅如有所見據實奏聞公以大兵進勦宜扼
其要害分路前進庶幾易於埽除

上然之十二月回京五十七年西藏廓爾喀平
上命圖福公康安等十五功臣象於紫光閣以公參帷幄贊
襄之任亦得與列位第二五十九年
今皇上正位東宮典禮隆重一切皆公與禮臣斟酌定議六
十年冬
上以御宇周甲將行內禪之禮而隆儀盛事古所罕見公亦
敬謹定議儀注斟酌盡善比至嘉慶元年正月元旦公仰承
景命於　太和殿上捧冊授寶及初四日再舉千叟宴公
進觴上　壽如前視履考祥周旋中禮百僚及外藩貢使皆
驚喜相告謂重臣耆德實國家之上瑞也八月八十生辰又
賜介眉二錫匾額及對聯　御製詩如意等物九月辭管
兵部十一月公疾

上遣醫診視且　賜參藥頻加慰問至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甍逝事聞奉
太上皇勅旨大學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辦事多年自平定西
陲時即隨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周詳妥善懋著勤勞嗣
勦辦兩金川畀以將軍重寄秉承方畧堅持定見克蔵膚功
特封為一等誠謀英勇公賞給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紅寶
石帽頂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以旌殊勳續自簡任綸扉綜
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前因撒拉爾及石峯堡回匪滋
事統兵勦捕立就殄平復加恩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令伊長
孫承襲疊沛恩施正資倚畀邇來雖精力稍衰兩耳重聽猶
照常趨直夙夜靖共頃聞患病甚劇即特派皇三孫貝勒綿
億　前侍衛豐伸濟倫由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被仍

善爲調理或可就痊茲聞溘逝深爲悼惜仍著縣億並另派
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一員前往奠醊加恩晉贈太保入
祀賢良祠任內降級罰俸處分俱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衙
門查例具奏以示軫念耆勳至意九月
上親臨奠醊並　賜祭葬謚曰文成公享年八十有一配瓜
爾佳氏累封一品夫人乾隆三十年卒子三人長阿迪斯襲
封一等誠謀英勇公歷官戶工二部侍郎今官古北口提督
次阿思達筆帖式次阿彌達官至工部右侍郎皆先公卒孫
六人長那彥瞻承襲一等輕車都尉官乾清門侍衛次那彥
寶由生員今官乾清門侍衛次那彥成乾隆五十四年進士
今官工部尚書次那彥桂次那彥福次那彥堪六品蔭生曾
孫六人崇緩五品蔭生崇安六品蔭生崇喜崇德崇義增壽

皆効以嘉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左安門外之楊郝坊
文勤公遂左公器識宏遠智計沈密遇大事必籌其始終得
失計出萬全然後行之雖在　蕭乘之前不輕爲然諾及其
肩荷大任次第措置有時　詔書敦迫從容陳奏亦不肯苟
且以就功名故所作必有成而　聖明專心委任雖延時日
必令其悉心展布不強爲催促也生平善知人自大帥以至
偏裨咸稔其才具察其性情隨所宜而任使之又均其勞苦
差其等第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爲所用者皆得其死力戰勝
攻克各疏其功以上之故將校中封公侯出爲將軍都統提
督總兵者甚衆及爲宰執管尚書事聞人廉潔勤幹者輒以
陳於　當宁二十年來總督巡撫亦公密薦者爲多自少留
心史事凡古今成敗治亂之迹與邪正進退之機皆默識其

所以然遇有積學勵行之士教以修身直節以成大器而於佻巧營求之輩必痛絕之蓋文勤公以重望著於朝端一時名臣鉅老法家拂士咸與訂道義交公時聞讜論用以自淑恆欲與諸公方駕後先至開疆拓土武功[illegible][illegible]際厥會之自然非公意也昶鄉會試主考同考官多出文勤公門下是以為公所知自軍機從在軍營幾二十年公事之餘笑言欵洽無所不盡故能窺其生平大概如此乾隆四十一年凱旋後昶為鴻臚寺卿多暇日公出文勤公所撰詩文屬以編次成德蔭堂集十六卷又以文勤公生平事實屬為行狀公讀而善之昶乞老歸田後二年至京與千叟宴別公歸又二年而公薨今年正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鼎湖大故入都恭謁

洊宮因得哭公之墓而公孫那彥成以所撰年譜見示俾爲
行狀公功在　國史名在天壤無藉於私家志乘然冊府所
藏士大夫罕得見之故條繫事件以示藝林至年譜恐本
諭旨及　御製詩文各集并公所上奏章不敢有所增飾昶
亦悉仍其舊焉嘉慶四年十二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
祿大夫　予告刑部右侍郎王昶謹狀

春融堂集卷六十三

青浦　王昶　德甫

行狀三　事畧

國子監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某

祖某

父某三代皆不仕　贈通議大夫雲南按察使司妣皆

贈封淑人

本籍直隸大興縣人

公諱太岳字芥子以乾隆六年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五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九年授侍講轉侍讀充會

試同考官二十年七月補甘肅平慶道二十三年調西安督糧道三十三年擢湖南按察使三十六年調雲南按察使三十七年擢布政使是年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二年命在四庫全書館爲總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檢討四十七年擢國子監司業後三年而終年六十有四子一耑公以弱冠入詞林海內交推其文學而公獨志於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攷古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咨民之疾苦而討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及民尤留心于水利著涇渠志三卷其論云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

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攷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滴泉昔以引涇為利今更拒涇使不為害制置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傅會太史公

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若夫穿渠之勞可數而知矣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渠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朞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自渠之工詎下于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壓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潤泥沙壅塞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名匠貼役槳椿杷堰下至梢椿笆棧麻鐵苫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翕蕭然煩費矣宋疑

曰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
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泰元亢旱
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
用物資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
截石伐木掘泥鞔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
歲入秋始罷已復作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
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鮮寡民或上訴願
弛其利以免勒捽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
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飈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
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緪轉送
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
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

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　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乎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故其水走不費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瀜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私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財而無料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豈非萬祀之永賴者乎然是泉也頃襲毀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並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為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嚮使蚤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

暇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倣效而常能因敗以爲功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頃襄毀時寬則七尺崇止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人比之布瓶於地水至則溺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與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

由於兩崖之間陿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堤遭則嚙抉掀隳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漑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寧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開之故老順治閒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欲引涇旣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倖于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

口之纍欲引源也然而當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溢而濁污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傚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各壩皆淸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及在雲南憫銅政之弊病民而兼以病官於是上下數十年旁搜博訊窮源竟委指利害之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因條

上於總督巡撫其略曰竊見滇南地處荒裔言政者必以銅政爲先然自官置廠以來未六十年而官民交病進退兩窮或比之拯荒無奇策何也蓋今日銅政之難其在採辦者四而在輸運者一一曰官給之價難再議加也乾隆十九年前巡撫愛必達以湯丹銅價實少八錢有奇奏蒙 恩許半給則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二年前巡撫郭一裕請以東川鑄息充補銅本則又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六年前總督吳達善添鑄各局加鑄再請增給銅價則又奉 特旨加銀四錢又越六年前巡撫鄂寧遵 旨陳請則又暫加六錢越三年始停暫加之價於是湯丹大水碌碌茂麓發廠遂以六兩四錢爲定價而青龍山等二十餘小廠舊時定價三兩八九錢四兩一二錢者亦於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撫劉藻奏奉

俞旨既照湯丹舊例每銅百觔定以五兩一錢五分有奇收買即金釵最劣之銅亦以四兩之舊價加銀六錢　朝廷之德意至為厚矣然行之數年輒以困敝告豈誠人情之無厭哉限於舊定之價過少雖累加而莫能償也夫粵蜀與滇比鄰而四川之銅以九兩十兩買百觔廣西以十三兩買百觔何以雲南獨有節縮乎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撫滇奏陳銅廠利弊疏云各廠工本多寡不一牽配合計每百觔價銀九兩二錢其後凡有計息議賠莫不以此為常率至買銅則定以四兩以至六兩然且課銅出其中養廉公費出其中轉運耗損出其中捐輸金江修費出其中即其所謂六兩者實得五兩一錢有奇非惟較蜀粵之價幾減其半即按之雲南本價亦特十六七耳故曰舊定之價過少也然在當時莫有異

辦而今乃病其少者何也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既而官給工本逋欠稍多則又收銅歸本官自售至雍正之初始議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其實歲收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又後數年亦不過二三百萬比于今日十幾二三是名爲歸官而廠民之私以爲利者猶且八九官價之多寡固不較也自後講求益詳綜核益密向之隱盜者至是而釐剔畢盡于是廠民無復纖毫之贏溢而官價之不足始無所以取償是其所以病也茲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一皆數倍於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捐虧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于是向之所謂本息課運役食雜用以及廠欠路耗並計其中而後又有九兩二錢之實值者今則專計工本而已幾於此廠民受價六兩

四錢之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問所從出不過移後補前支左而右絀他日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銅價之不足廠民之困憊至於如此然而未有以加價請者何也誠知度支之籍制有經非可以發棠之請數相嘗試也且雖加以四錢六錢之價而積困猶未遽蘇也故曰官給之價難議加也採辦之難此其一也一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蓋滇銅之供運京外者亦嘗一二議減矣乾隆三十二年雲南巡撫鄂寧以各廠採銅纔得五百餘萬不能復供諸路之買咨請自爲區畫准戶部議駁是年加運之京銅及明年頭綱銅以及諸路買鑄于是雲南減運二百六十餘萬觔後三年雲貴總督明德又以去年獲銅雖幾千萬然自運供京局及留滇鼓鑄外僅餘銅一百三十萬觔以償連年積逋九百二十

餘萬猶且不足難復遍應八路之求因請概停各路採買准
戶部議奏許緩補解京銅酌停江南江西兩道採買于是雲
南減買五十餘萬觔後半年前巡撫明德又以各路委官在
滇候領銅四百一十餘萬以去年滇銅所餘一百餘萬計之
四年乃可足給此四年之中非特截留及缺交京銅不能補
運而各省歲買滇銅二百餘萬積之數載將有八九百萬愈
難爲計因請裁減雲南鑄錢及各路買銅之數准戶部議奏
許停雲南之臨安大理順寧廣西府并東川新設各局鑄錢
又暫減陜西廣西貴州湖北買銅六十三萬觔于是雲南得
減辦二百餘萬觔通計前後緩減五百餘萬廠民之氣力乃
稍舒矣夫滇銅之始歸官買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及
運湖廣江西錢四萬串計纔需用一百一萬觔耳至雍正五

年滇廠獲銅三百數十萬觔始議發運鎮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南湖南湖北受買至雍正十年發運廣西錢六萬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其明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議于廣西府設局開鑄歲運京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計亦止需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觔乾隆二年總督尹文端公繼善又以浙江承買洋銅逋欠滋積京局歲需洋銅滇銅率四百萬觔請　敕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觔雲南依准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銅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而直隸總督李衛又以他處遠買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歸雲南辦解然尚止于四百四十萬也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正耗銅改爲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觔矣又未幾而

福建採買二十餘萬觔矣湖北採買五十餘萬觔矣浙江採買二十餘萬觔矣貴州採買四十八萬餘觔矣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觔矣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買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為四十萬觔矣於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尚不與焉夫天地之産常須留有餘以待滋息獨滇銅率以一年之入給一年之用比于竭流而漁鮮能繼矣又況一年之用幾溢於一年之入此凶年取盈之術也故曰取給之數過多也嘗稽滇銅之産其初之一二百萬觔者不論矣自乾隆四五年以來大抵歲産六七百萬耳多者八九百萬耳其最多者千有餘萬至於一千二三百萬止矣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未嘗減于他日耳然而不能

給者惟取之者多也獨恃江安閩浙買滇銅以代洋銅議者獨以滇銅衰盛靡常當多爲之備仍責江浙官收商買洋銅以貲充裕又請滇銅徑運京師以其餘溢留湖廣開鑄而商辦洋銅則聽江浙收買鑄錢議者又以滇銅雖有餘尚須籌備以供京局若遠留楚供鑄設令將來京銅有缺所關不細又議浙江收買洋銅亦須存貯滇銅或缺仍可運京接濟卽近歲截留京銅部議亦以滇銅萬有缺乏之情形當卽通籌酌劑是皆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爲天下計非獨爲滇計也至於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既無可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紛綸並舉一則曰此民用也饑錢也不可少也再則曰鑪且停矣待鑄極矣不可遲也而滇之銅政騷然矣夫以雲南之產不能留供雲南之用而裁鑄錢

以昇諸路諸路之用銅者均被其利而產銅之雲南獨受其害其產愈多則求之益衆而責之益急然則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故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供辦之難此其二也一曰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謹按楊文定公奏陳銅政利弊疏云運戶多出夷猓或山行野宿中道被竊或馬牛病斃棄銅而走或奸民盜賣無可追償又硐民皆五方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無力開採亦有開硐無成虛費工本更或採銅既有而偷賣私銷貧乏逃亡懸項纍纍名曰廠欠由此觀之自有官廠即有廠欠非一日矣然其時凡有無追之廠欠並得乞 恩貸免故歲歲採銅數倍於前而廠民之逋欠亦復數倍同廠之員懼遭苛譴少其數以報上官而每至數年輒有巨萬之積欠則有不可以辭除請者矣上官以其貲欠

而莫能豁也於是委曲遷就以姑補其闕乾隆二十三年奏請預備湯丹等廠工本銀十二萬五千兩所以償廠欠也三十三年總治綜理銅政及司廠之員著賠銀七萬五千餘兩所以蠲廠欠也三十七年除豁免之令而于發價時每以百兩收銀一兩大約歲發七十萬兩可收七百餘兩藉而貯之以備逃亡亦所以減廠欠也至於開採之遠工費之多官本之不足財莫有爲之計者故不數年而廠欠又復如舊三十七年冬均考廠庫以稽廠欠前後廠官賠補數萬觔外仍有民欠十三萬餘兩重蒙

皇恩特下指揮俾籌利便然後廠銅得以十一通商而以鑄息代之償欠今之東川局加鑄是也然加鑄之息恐以償廠欠通商之銅又以輸局供鑄至於不足之工本依然無措也

是以舊逋方去新欠已來兩年間又不可嘗算矣自頃定議每以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由所隸上司加之保結由是連歲無廠欠之名然工本之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也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工作而責其輸銅於官以此羈縻廠民曰爾第力採我能爾濟廠民亦以此餬其口曰官幸活我我且力採以贖前負上下相蒙不過覬倖於萬有一遇之堂礦是雖諱避廠欠而積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復不下巨萬之值要之皆出公帑也蚩蚩之氓何知大義彼其所以俯首受役弊形體而不辭者孳孳爲利耳至於利之莫圖而官帑之逋負且日迫其後而廠民始無望矣夫廠以出銅民以廠爲業民無所望廠何有焉區區三五官吏之講求其於銅政庸有濟乎故曰大廠之逋累積逓莫蘇也採辦之

雜此其三也一曰小廠之收買漁散莫紀也雲南礦廠其舊且大者湯丹碌碌大水茂麓爲最而寧臺金釵義都次之新廠之大者獅子山大功爲最而發古山九度萬象次之至如青龍山日見汛鳳凰坡紅日巖大風嶺諸廠並處僻遠礦硐深窅常在叢山亂箐之間而如大屯白凹人老箐竹金沙小巖又皆界連黔蜀徑路雜出奸頑無藉貪利細民往往潛伏其間盜採盜鑄遷踞高岡深林預爲走路一遇地方兵役縱跡勾捕則紛然駭散莫可尋追其在廠地採礦又皆游惰窮民苟圖謀食旣無貲力深開遠入僅就山膚尋苗而取礦經採之處比之雞窩採獲之礦謂之草皮萊硫是雖名爲採銅實皆僥倖嘗試一引旣斷又覓他引一處不獲又易他處往來紛籍莫知定方是故一廠之所而採者動有數十區

地之相去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或數十里雖官吏之善察者固有不能周盡矣加以此曹不領官本無所統一其自爲計也本出無聊既非恆業何所顧惜有則取之無則去之便於就則取之不便於就則去之如是而繩以官法課以常科則有散而走耳何能縻乎官廠者見其然也故常莫可誰何而惟一二客長錫頭是倚廠民得礦皆由客長平其多寡而輸之錫頭爐房因其礦質幾鍛幾揭而成銅焉每以一爐之銅納官二三十觔酬客長錫頭幾觔餘則聽其懷攜遠賣他方核其實數曾不及湯丹廠之百一夫以滇南礦廠之多諸路取求之廣而惟二三大廠是資其餘小廠環布森列以幾十數而合計幾十廠之銅比之二三大廠不能半焉則大廠安得不困故曰小廠之收買與散漫無紀也採辦之難此其

四也若夫轉運之難又可畧言矣夫滇僻壤也舊籍之戶幾四十萬其畜馬牛者十一二耳此四十萬戶分隸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爲轉運所必由者十二三耳由此言之滇之牛馬不過六七萬而運銅之牛馬不過二三萬此其大較矣滇既有歲運京銅六百三十萬又益諸路之採買與滇之鼓鑄歲運銅千二百萬計馬牛之所任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蓋非十萬匹頭不辦矣然民間馬牛止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應官歲一受僱可運銅三四百萬其餘八九百萬觔者尚須馬牛七八萬而滇固已窮矣乾隆三年

廷議廣西府局發運京錢陸用牛一萬四千頭馬九千匹水用船三千隻念其僱集不易恐更擾民輒許停鑄是年雲南奏言滇銅運京事在經始江安閩浙之二百萬未能一時

發運准戶部議運京許寬至明年而江浙諸路之銅且需後命凡以現時審勢不欲强以所必不能也又前件議云戶部有現銅三百萬工部稍不足可且借撥又乾隆三十五年議云戶工兩局庫有現銅四百五十萬雲南尚有兩年運銅計可銜接抵局者仍八百餘萬自後滇之發運源源無絶以供京局鑄錢有盈無絀其截發掛欠銅三百五十餘萬均可著緩補解此其爲滇之官民計者持論何恕而其爲國用計者論事又何詳也今則不然戶局有銅二百五十萬合工部之銅三四百萬滇銅之發運在道歲內均可繼至者千有餘萬其視往時略無所減而議者且切切焉有不繼之憂于是雲南歲又加運舊欠銅八十萬勵運前銅七百一十餘萬而滇益困矣且夫轉運之法著令固已甚詳矣初時京銅改由滇

運起運之日必咨經過地方並令防衛催稽守風守水守凍
又令所在官司核實轉報咨部其後以運官或有買貨重載
淹留遲運兼責沿途官弁驅促遄行狥隱有罰其後又以納
銅不如本數議請申用雍正二年採辦洋銅之例遲不依限
者褫職戴罪管運委解之上官並奪三官領職如故其有盜
賣諸弊本官按治如律並責上官分賠又改定運限自永寧
至通州限以九月其在漢口儀徵換載換船限以六十日自
守凍外守風阻水之限不復計除運銅入境並由所在官弁
依期申報奏聞而滇蜀亦復會商以永寧瀘州搬銅打包限
五十五日其由永寧抵合江由重慶府抵江津並聽所在鎮
道稽查委官催督或有無故逗遛地方官弁匿不實報者並
予糾劾其後以銅船停泊阻塞艓漕又議緣江道路委遊擊

都司押運自儀徵以下並聽巡漕御史催趲運官雖欲飾詐遷延固不得矣又積疲之後戶部方日月考課於是巡撫與布政使躬歷諸廠以求採運之宜而責巡道周環按視以課轉運之勤怠而察其停寄盜匿其自守丞以下州縣之長與簿尉巡檢之官往來相屬符檄交馳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日惴惴焉救過之不暇而廚傳騷然矣嘗考乾隆二年滇有餘銅三百七十四萬故能籌洋銅之停買十七年有積銅一千八九百餘萬故能給諸路之取求二十四年以後有大興大銅二廠驟增銅四百餘萬故能貼運京銅歲無缺滯此如水利其積不厚而日疏抉之則涸可立待勢固然也今司運之官懼罹罪責既皆增價僱募然猶不免以人易畜官司責之吏役吏役責之鄉保里民無論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中

閭科索抑派買爲民擾害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苦民生而虧政禮非小故也具此五難是以滇之銅政有救荒無奇策之喻雖然荒固不可不救而銅固不可不辦不可不運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曆注得失之所由其有已效於昔而可試行於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紓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僱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鑄餉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採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銅六七百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

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斤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採辦滇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　允加價廠民感奮大銅廠本年辦銅六十萬大興廠夏秋雨集停工尚有銅三百七八十萬各廠總計共銅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於此實蒙　特允初未見有不許也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礦硐日遠改採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獲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有積息四十餘萬自是以後雲南始

有公貯之錢而銅本不足亦稍稍知所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於會城臨安兩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於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採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則又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戽水採銅先後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葢已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轉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躍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減于以維持銅政綿衍泉流所謂多鑄

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沓至迭來滇是以日不暇給夫　聖朝天下一家其在諸路者與在滇之備貯固無異也竊見去年陝西奏開寧羌礦硐越兩月餘已獲現銅二千四百觔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觔由此鎚鑿深入眞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兩縣礦厰先後煉銅已得一萬五千餘觔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郵報者如此今秦楚開採皆年餘矣其獲銅也少亦當有數萬而採買之滇銅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邦者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爐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觔歲又減五爐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觔歲爲常率而

滇銅仍實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觔至於黔銅則減七萬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以勞且費者予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觔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又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六千二百觔且當繼至以此計之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採買非惟可減抑亦可停矣又聞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觔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較少六兩五錢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其視洋銅之價未見大有多寡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

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其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身有廠欠受現價採現銅而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嘗少而逋欠嘗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征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蓋征之法止於奪俸廠官尚得籍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於採固無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督理之官自監司以下並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採買遂以借撥遷京之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實罰於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萬尋以需銅日急嚴責廠官限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者

既予例奪或乃攉羅糾劾多報銅觔則又以虛出通關按治如律罪至於死斯誠銅廠之厄會矣夫大小諸廠爐戶砂丁之屬衆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莫所適從至於如此銅政尚可望乎故曰歲供之銅猶纍纍千百萬者幸耳由今計之將欲愼覈名實規圖久遠蘄以興銅政裨　國計則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歲之法既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之上司又復月計而季覈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之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採是誠可以杜廠欠矣然而採銅之費每百觔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採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必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

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匱乏而通
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
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
十年限完皆於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舒
從容攻採故能多得銅以償夙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
奉
　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轉
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藉口
遷延更所不免仰見
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猶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為慮
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而以四年限
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
倚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

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資廠民廠民乃能藉以月受銅價僱募砂丁而以官貸之油米資其日用故無偷採斯又所謂接濟者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消除且藉獨油米之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纍此不已蓋一上官不諒而責以逋慢坐以虧那則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他日無窮之禍而為今日之隱憂者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爐戶砂丁類皆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資其攻採硐硔贏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憚於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他日虧缺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偪畏阻之心而廠民有

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於礦廠而銅政不振起採辦不加多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矣求所以統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礦預爲之計庶幾此縮彼盈源源不匱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爲羣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爲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可圖且不免於耗本斷難竭蹶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共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奏　旨加價王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亦閱十有三月共獲銅一百餘萬所獲

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實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戴

聖恩洵為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採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當有事半而功倍者尤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既皆徒手掠取而一出於僥倖嘗試之為而為廠官者徒於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諸小廠非無礦也貨棄於地而莫為惜也又況盜賣盜鑄其為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

銅歲不及湯丹大水諸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誠於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於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所繫屬久且倚爲恆業雖驅之猶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宣威霑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爲大也所謂資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誠少矣滇之所備備又盡矣而部局猶以待鑄爲言移牒趣運急於星火殆未權於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

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者亦畧不停息則又終無備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貯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府兌發次第啓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令運何為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固非可以滇少馬牛自諉也則嘗竊取往籍而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蚌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間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僱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以先期給價僱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

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歸滇運京於是滇之征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徑運永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達永寧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招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其後又以廣西停鑄之錢合其正耗餘銅通計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四十觔並令依數解京是為加運之銅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而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以抵瀘州半由陸運以抵永寧十年威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寧又可舟行以抵瀘州矣十四年金沙江以迄工告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堪通運於是東川達於昭通之銅皆分出於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

銅並得徑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亦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近郡縣之牛蓋常居其大半僱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四頭車一輛借以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往來周旋如環無端故其受僱皆有熟戶領運皆有伍朋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僱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此而試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寧之司運者皆行此法以歲領之運價申明上官預借運戶多買馬牛常使供運滇産雖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焉者諸路之採買僱運常遲也頃歲定議滇銅每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廠礦

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羊諸遠廠之銅皆自本廠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靑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僱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旣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間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諸路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之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雲南缺銅不能以時給買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採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諸路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瘴癘之時哉若更依仿運鉛之制以諸路陸

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買馬牛按站
接運比于置郵夏秋盡撤馬牛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瘴癘之
憂委官有安閒之樂於其暇時又分尋甸運銅之半由廣西
廣南達於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即運京之銅亦且加速一舉
而三善備焉矣惟擇其可而採納焉書上不果行其後銅政
日益困弊始取其說稍稍用之然亦不能盡也是以滇之官
吏至今莫不誦習其書公二十六歲喪父事母色養四十年
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版輿俱比居太夫人喪年已六十一
矣哀毀一如少壯者性好朋友與同年邵君齊燾鄭君虎文
輩尤善寓書往復率以文章道義相劘切每別必涕泣不自
已蓋篤於行誼如此公言經兼訓詁論道學兼取陸王詩文
自魏晉迄於唐之杜韓柳皆能擬其形容而契其意旨有芥

子先生集凡二十四卷迺以癸酉鄉試獲出公門下蓋三十餘年知公之行事爲詳又恨其言而未行行而未盡故因倣史傳之例掇其要者著之雖緐而不殺俾後之惇史有徵於此其亦公之志也

先母錢太夫人事畧

太夫人錢姓世爲靑浦人祖恭父時泰皆不仕太夫人年十八歸先君贈大理公莊而和能自刻苦時祖妣沈太夫人尚無恙愛之撫曰此吾小女兒也事先大理公及先妣陸太夫人婉娩柔順宗戚咸謂賢年二十四生迺家中落太夫人親紡織以佐口食井臼之役無不任也少纔識字久之通大義得曹大家女誡朱子名臣言行錄讀而善之嘗督迺讀史書聞范孟博之母訣其子卞忠貞之妻哭其子歎曰人生貴名

節耳審若是雖死喪患難何惜汝其識之其後遇演劇輒令
作琵琶荊釵院本至泣下益喜觀不倦遠綺豔崇古節天性
然也昶從軍滇蜀太夫人時寓書毋以我為念乾隆癸巳小
金川平今大學士阿公桂奏昶本獨子其母年七十深知大
義常誡以盡心軍事昶緣是益奮治幕府文書有勞績得
旨俞允進官一階今年昶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出按江西
會先鞫事山東在朱官屯復 命
上垂問汝母年若干矣奏曰今年八十 問尚康健否汝宜
迎養昶叩首言臣自山東赴任取道安徽湖北與取道江蘇
浙江程相等乞假五日以奉母
上許之蓋荷
聖慈優卹如此六月十八日迎至南昌官舍病胃氣逆上不

能食飲至八月二十四日酉時卒距生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十六日未時年八十太夫人遇　覃恩者三初封孺人再封宜人晉封太夫人　龍章稠疊上邀　宸眷親文辱與海內賢士大夫交造門請起居者無虛日世謂以爲榮然太夫人年四十四甲子先大理公卽世又十年甲戌陸太夫人歿又六年庚辰昶妻鄒氏繼之又六年丙戌妾陸氏歿亡妻善事太夫人其亡哭之慟比數年不衰陸氏生一女粹卿太夫人絶愛憐之故歿之日傷悼與子婦同又二年戊子而昶遂有從軍之行歷九年乃返計三十餘年太夫人茹荼集蓼所欣然適志者蓋無幾日也今冬八十誕辰光祿寺卿兄鳴盛宮詹錢君大昕皆先期爲文以壽道閫德甚至顧不及期遽歿昶以是抱終身恨云竊念古人有狀無行述而婦女亦

未有爲狀者故仿歸氏有光撰事畧一通以上史館以諗當世賢士大夫嗚呼痛哉

春融堂集卷六十三終